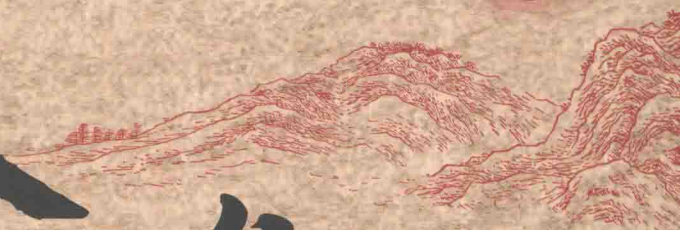


张天福

著

双女峰



致奋斗中的青春——生活也许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至少要努力。自助者天助，人亦助。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张天福

著

双女峰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双女峰 / 张天福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90-0732-4

I. ①双…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887 号

双女峰

作 者: 张天福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陈宝光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凤凰树文化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9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12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732-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	金牛法门请麦客	水生遇难三龙村	001
二	山虎水妹述恋情	水妹誓言寻哥音	005
三	水妹结群去赶场	才知山外天更亮	008
四	山虎走运在西安	玲娟献身山虎恋	010
五	水妹惊碑遭蛇咬	金牛排毒毒中身	014
六	百万玲娟走太原	秀云挑情山虎心	019
七	金牛水妹同住院	马玲探病知恩情	024
八	山虎洛阳怒假钞	赵宏设计亮王明	030
九	刺绣水妹显身手	水妹回家金牛痛	039
十	玲娟向父荐山虎	秀云王明露了丑	045
十一	秀云情醉王明身	私拆人信报假音	050
十二	水妹惊夜十五月	红胭轿断原是梦	054
十三	水妹追爱西安行	车站遭劫遇好人	059
十四	秀云王明设假情	水妹中计叹月星	065
十五	山虎玲娟走黑马	玲娟求爱山虎冷	072

十六	验收酒宴敬重宾	玲娟连胜二酒雄	076
十七	百万病房忆童苦	巨款支助白血儿	086
十八	山虎借身淫水妹	玲娟窃像获案情	096
十九	王明二案两射身	长福软禁审王明	103
二十	百万出院戏秀云	秀云求情百万准	113
二十一	水妹追梦到法门	菱花镜照是别人	119
二十二	双女峰中藏恩爱	水妹卜卦痛伤心	126
二十三	法门观景景生情	幼女卖艺唱人生	133
二十四	秀云王明设陷阱	赵宏跳车遭逆运	148
二十五	乡长抢亲水妹逃	山虎被拘派出所	156
二十六	山虎回家追水妹	玲娟怀孕山虎喜	169
二十七	玲娟长福审王秀	秀云王明回山村	178
二十八	百万甘肃救山虎	水妹藏身法门寺	183
二十九	百万爱上山虎娘	水妹叩头拜义父	188
三十	双女峰下见奇石	律师百万办石厂	195
三十一	百万布设云雨情	夫妻双双乐无穷	198
三十二	山虎月夜情水妹	洞房玲娟给半情	201
三十三	石厂富了当地人	免费医院暖民心	205
三十四	双女圆了大学梦	金牛石厂担重任	212
三十五	山虎遇难鬼门关	玲娟水妹痛悲伤	217
三十六	法门寺北山虎楼	水妹玲娟恋高宇	225
三十七	水妹玲娟下基层	山底乡内查民情	232
三十八	寺院刘总捐助款	二小改建美名传	238
三十九	水妹书记兼乡长	三年穷乡变富乡	243
四十	有钱不怕多生娃	市上检查惹麻烦	248
四十一	水妹玲娟调中学	部长泪写忏悔书	252

四十二	双女中学去任职	全县统考得第一	257
四十三	水妹僵死山虎坟	金牛救命妹还情	260
四十四	全省赛考第一名	水妹主考刹歪风	264
四十五	考生都找监考官	春花讲述原子弹	269
四十六	特别试场被确定	假传圣旨变动人	276
四十七	特别考生被严查	各方形势都好转	282
四十八	星河古镇三人帮	水妹被任镇书记	286
四十九	领导接风醉仙楼	水妹酒胜众领导	294
五十	两村斗殴被叫停	镇长灵仙云雨情	300
五十一	水妹全镇查民情	两大工程被敲定	304
五十二	工程资金有来源	高宇王杰全包揽	308
五十三	书记镇长一股劲	两大工程富农民	313
尾 声			316

一 金牛法门请麦客 水生遇难三龙村

麦怕杏黄雨。

一连三天的阴雨，将所有麦田收割的日子，一刀子截在了天放晴后，金牛和父亲使尽了全身的招数去龙口夺食。火毒的太阳把父子俩全身的汗水抽得所剩无几时，两人才割了三亩麦，还有三亩半没有下镰，父亲腰疼得直不起来，但强打精神不说一句软话。金牛也浑身散了骨架，但看到父亲的刚强之气，自己哪还敢说句什么？因两天的忙累，母亲的高血压病又犯了。

启明星开始调戏太阳的时候，太阳的情感还在黑暗的沉睡中。

金牛站在麦客场上的时候，天仍未亮。上千名为了金钱而拼命得极度疲倦的麦客，各具形态，各失神气，七扭八歪地倒卧在法门寺大佛广场周围的水泥地板上和街房的瓷砖檐台上。唯有西北角的石台阶上坐着一位还未入睡的、体格健硕的中年女人，在她的周围沉睡着百余名女麦客。看来她是为她们这个群体站岗放哨的。

金牛是瞒着父亲、背叛着父亲的旨意而来到这麦客场上的。不是父亲不想叫麦客，而是父亲一提起麦客二字就立时变得心惊肉颤脸面失色。自从去年那件麦客事件之后，父亲发誓不再叫麦客，不是父亲固执和对请麦客心灰意冷，而是那件事对父亲的心理打击太大太重了。

去年割麦时，也是这么个怪癖的天气，天放晴后所有的麦子都熟透了，镰刀一碰就掉颗粒，掉得庄稼人心上滴血。麦客的割麦价一亩上涨到六十元还叫不上人。场价再大，金牛爹也得叫麦客。

金牛爹来到麦客场上，叫麦客的人比麦客多。

麦客和叫麦客的人为场价的高低而激烈地争斗着。麦客选出两个头儿，头儿首先宣布：“场价不上六十元，谁也不许跟主人走。”

只有两个麦客头儿有发言权。其他麦客闲得没事，打扑克的、烧茶的、磨镰的、哼陇剧的……

“客人，四十块钱咋个向？”一个中年主人问。

“没向。”一个头儿答。

“那么四十五块钱割不割？”

“不割。”另一个头儿回答的口气硬得像生铁。

“五十块呢？”

“也不割。”

“客人！”一个老头子主人有点带气地问，“一亩麦子收下来能卖多少钱！”

“咱是割麦的，管你卖不卖钱。”两个头儿合着答。

僵持，僵持，再僵持。

一直为场价扛了两个多小时，由早上六点扛到八点。

场上开始骚动了，一些不听头儿指挥的客人，悄悄地按一亩五十元被主人叫走了。也有四十五元被叫走的。

两个麦客头儿泄气了。他俩骂这些跟着主人悄悄走的客人没骨气，是败类。两个头儿撒手不管了。

金牛爹来到一位低头纳闷儿的小伙子面前问：“年轻人，一亩四十五元割不割？”

“割。”这小伙子抬起头说，“我割麦慢。”

“慢就慢，跟我走。”

总算请到一个年轻的麦客。

……

六月的炎阳，把大地上的一切生灵炙烧得狂躁不安。不见了春日的心悦神旷。一只黄狗吐着长长的舌头，夹着尾巴，向绿树成荫的城壕里窜去，喜鹊张着大嘴在树上期盼着凉风冷雨的到来。听说喜鹊六月炎天是不能去喝水的，传说是东汉皇帝刘秀咒了它。刘秀为了逃避追兵，身卧荒野的一

条沟槽。爱管闲事的喜鹊为了表现它的眼尖舌快，万事皆晓，在刘秀身边又跳又叫。险些坏了刘秀的大事。刘秀就咒它六月炎天不能喝水，叫它吃火扇热，舌燥无语。喜鹊被高温炙烤得低头无语，只有不怕炙热的算黄算割鸟在满嘴滴血地警告着农夫们：“算黄算割……”它用日夜亡命失急的啼叫来提醒农夫们，别把用血汗换来的果实让狂风巨龙夺走……

庄稼人的心情和“算黄算割”一样。

金牛爹领着这个年轻的麦客，走在柏油大道南边的树荫带下。麦客扛在肩上的木镰上，挑着装满衣食行装的蛇皮袋子。

金牛爹望一眼身后这面色蜡黄的麦客问：“叫个啥？”

“水生。”

“甘肃人。”

“噢，甘肃人？”

“结婚了？”

“没的。”

这小伙说话声小气虚，懒得多言。金牛爹见此，也就不再多问。

“大叔，我想解个手。”这麦客将行李放在公路边上，进了麦地去解手。金牛爹蹲在路边掏出烟锅抽烟等候。

麦客刚领回家，金牛妈就给打水洗脸，端出白馍热汤。金牛已去庄北割麦。金牛爹陪麦客吃过饭，就把麦客领到庄南的二亩地里，叮咛麦客慢慢割别心急。

一件让父亲一辈子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太阳正午的时候，父亲提着母亲擀的香喷喷的、又长又细的面条，去给下苦的麦客送饭，可已割了一半的麦地里找不见麦客的影子，父亲便向割与未割的界畔寻去。随着父亲的一声惊叫声和头脑里嗡的一响，父亲也软瘫在地里。这麦客一丝不挂的屁股连同他的身躯倒卧在厕出一大堆血便的旁边。

这麦客被送进县医院后，诊断为细菌性痢疾，大便检查系吃了喷有1605农药的西红柿所致。金牛交了一千元医疗费，叫父亲在医院里护理。但因病情不断恶化，经医院竭力抢救无效，于第四日死去。父亲喊天叫地：“咋出了这事？天爷爷不睁眼！”后来，公安机关和县医院为这麦客的死因出了具体证明，父亲又破费上一副桐木棺板，把这个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而未说出家庭住址的麦客埋葬在村北的美水沟畔。为了寻找他的亲人，父亲为他在墓前立起一块石碑以便每年下来的麦客寻亲认尸。上书：

麦客水生，1994年6月15日来此地割麦，身患急性痢疾，经县医院抢救无效而亡，年25岁左右，身高1.64米，上穿一件白布衫，下着蓝色中长裤子，脚穿解放球鞋，号码40，左脚六指，右眼眉上沿有一颗黑痣，有知其人下落的，请告知其亲人前来搬尸。

扶风县延平乡三龙村

1994年6月25日

去年的麦客没叫好，搭赔上一千元是小事，金牛的父母是心里挽着个疙瘩，人家年轻的小伙子，死在了咱的门前，叫别人能说个干净，能有个吉利？虽说去年的麦子没受损失，那是老支书发动全村人帮忙，也包括这麦客的向回拉尸和安葬。

金牛在麦场上转了一圈，也感染出对父亲永世不叫麦客的心意的同情和叫与不叫的犹豫，但母亲的高血压万一劳累出什么闪失，大忙之时该顾哪？他望一眼那位正坐着放哨的女麦客和露天宿营的一大群甘肃女人，心里不由得萌生出一种既同情又佩服的心情，总怪山区穷人多，不然也不会丢儿弃女地来陕西挣钱，夜宿露天，又带着历史沿袭下来的女性被人欺的畏惧，大胆地闯荡关中，和男人们做着一种无形的抗衡。

金牛不由得感叹，甘肃女人厉害，起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认识社会。闯荡社会的心态和行动，是陕西女人不可攀比的。他决定在既不违背父亲的心意也考虑母亲病情的情况下请一个女麦客替母亲做饭。

二 山虎水妹述恋情 水妹誓言寻哥音

一条小溪沿着它们祖先三千年的历史，在陇东这块地面上冲刷出这条深沟水槽向前艰难地游动着。它们借助春暖来拼命地长途跋涉是为了寻找能够托运起它们自由生存的大江大河，目的是想最终达到永久幸福的水平状态。尽管有多少花香鸟语和松柏翠绿以极度的秀丽来挽留它们，但终究没有阻止它们为改变自己渺小、艰难的环境而奋进不息的伟大进程。

山虎坐在小溪旁的一块青石板上，等待着水妹的到来，水妹那美丽的脸庞和苗条的身躯上贴敷着他的灵魂。自从去年八月十五日晚，他和她经常来这人不知鬼不摸的地方相会。这里周围的芦苇和树木花草是掩护他们相会的屏障。她是早上告诉他的，叫他傍晚时在这里等她，有话要说。他的身躯非常乐意按照她的指令来到这块很熟悉的地方，坐在这里等她和回忆她对他的炽爱，也是他心灵上一种美好的享受。她把心底的爱和表层的爱全都给他，但把深层次的实质的爱始终拒绝献给他。她说：“馍不吃在笼里放着，迟早都是你的。”

水妹一双细嫩的双手在一霎间扣住了山虎两只含情的眼睛，山虎也是猛的一下子就逮住了这双能传导醉人温情的双手。山虎的扭斜一拉，水妹便倒在山虎怀中，两人半启开的温唇在上升与下压的进程中紧紧地黏合在一起，四条胳膊不能控制的紧抱牵引得两个胸脯的紧紧挤压而产生的情爱磁场，把两人的激情旋转得如汹涌巨浪……

水妹两手推开山虎，坐在右侧，举着陡然低沉的情绪和眼神问山虎：“乡长家要人，刘乡长已来我家三次了。”

“你父母咋说？”

“母亲同情我。父亲说我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父亲答应人家年底前让我过门。你说我这命咋这苦的，难道真是人的命天注定！舅舅供我上完了高中，前年我又考上了大学，偏偏舅舅暴病身亡，断了我上大学的财路，我只得弃学为农，舅舅要是活着，能让我嫁给刘乡长那傻儿子吗？偏偏哥哥又没了踪影。”水妹的眼下流动着几颗半是温热半是冰寒的泪水。

订婚不受法律保护，咱们可以寻找县妇联，提前领取结婚证。

可父亲在去年，因母亲住院拿了人家三千元，三千元咱总不能白说了人家，有钱还他事就好说。

山虎那满载幸福希望的头，终于低了下去。他不敢说关于钱的话，父亲的早早去世和母亲的久病使他没有拿出一千元的能力。他面对水妹所说的三千元，变得六神无主。他不断将身旁的石子拣起扔向小溪，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浪花。

“要不，咱就逃婚。”水妹看一眼内心作难的山虎说。

“逃哪里？”山虎毫无此种兴趣地问。

“逃往新疆，在那里找个农场干活度日，两年后生下孩子再回来。那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他乡长家能咋？”水妹想的自以为周全。

“咱两家的现实不准许。”山虎满脸的愁云抽搐出嘴上的忧叹，“你母亲有病，父亲年迈。我母亲也时常有病。咱能忍心丢下老人走了。再说，你哥哥至今无踪影。

水妹沮丧地低了头。她也感到了自己一时的天真与失言。

山虎的眼圈湿了，语痛言悲：“只怪我家穷。你家也穷。老天爷为啥要把咱俩降生在这穷山大沟里。一个穷字拴得不自由。”

水妹同情的目光送向了山虎，但也用泪水和凄声诉说着自家的不幸与无财：“总怪咱这山里穷。为了几个钱，哥哥去年去陕西赶场失踪，至今音信全无。父亲在亲戚的资助下，三下陕西去寻找哥哥，但都没有结果。父亲总说哥哥为了这个家，一天也没闲过，二十五岁的人了，穷得没娶起个媳妇。原想用我给哥哥换个媳妇，可母亲的病魔毁了父亲的美梦。父亲说他的身体不行了，叫我以后一定要找到哥哥，就是人死了，骨头也得搬回来。”

山虎的眼圈全湿了。水妹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接连不断地撞击着僵硬的石板：“再等三个月，我要去陕西割麦赶场，我不是为挣钱，是寻找哥哥。为了哥哥，父亲经常失眠，母亲哭瞎了双眼，哥哥的音信十年找不到，我就去赶二十年场，直到有个结果为止。”

“应该是这么样。”山虎说，“你哥哥走了都快九个月了，还没个音信，怎能不让人着急。按说我应该帮你去找，可为了咱们的一生幸福，我想去西安找个建筑队干活。我明天将母亲托付给姐姐家，挣不够三千元我不回来。”

“你放心去吧。”水妹叮咛，“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出门要多长个心眼，防止上当受骗，挣钱多少是小，只要人能安安全全回来，比啥都好。”

“这你放心，我会处处留心的，再说，我是个大男人，更不会让人给拐骗到山东去。”

“那不一定。”水妹的脸上有了笑容，“陕西的姑娘白皮细肉的，人又灵醒，别瞅昏了头。如果让人家给宰了，就迟了。”

“我愿对天发誓。”山虎拉水妹跪在草地上，昂脸对天，口中念道：“如果我把爱情献给水妹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我愿遭天打雷击……”

水妹一把捂住了山虎的嘴，“别胡说。你去西安安心挣钱，你母亲我会常去照料。乡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稳住的，等你回来后，立即和他的呆子解除婚约。”

“永不变心。”

“白头到老。”

两人倒在草地上……

三 水妹结群去赶场 才知山外天更亮

老天爷不睁眼，把核桃大、鸡蛋大的冰雹凶猛地、齐刷刷地全都倒在了陇东地面，砸倒了所有正在出穗的小麦，砸碎了庄稼人全年的希望，老年人流了泪，年轻人愣了眼。

高崖村的人和其他村一样，为了填补生活上的空白，男男女女搭帮组派地要去陕西割麦赶场。身高马大具有男性气派却又不失女性美貌的村妇联主任马玲，带领全村三十二名青壮妇女，加入了这浩浩荡荡向东挺进的麦客队伍。水妹就是其中的一员。

长途汽车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将这伙一直围着锅台和小山村转的妇女，运到了广阔的天地中去旋转。当汽车到达两当车站时，好多没见过火车是个啥东西的妇女才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大的铁怪物。

一列只装了八个车皮货物其余都是空皮的火车，趴满了陇东一带山区前往关中平原赶场的人群。火车在漆黑的夜晚射出一道白色的巨大的光柱，像一条长蛇一样，盘山过河地向着关中平原拼命地奔跑着，呼叫着。

水妹觉得这是一次比坐轿还舒服的享受，可一想起哥哥的失踪，陡然乐趣大减，低头不语，咀嚼着眼泪和痛苦。其她妇女都为一生能坐上这东西而骄傲得喜笑颜开：

“乖乖，这和大人物坐飞机一样的美。”

“这东西肯定是公的，年轻想媳妇想得急疯了。要不咋能跑得这么快。”

“别高兴地忘了没粮吃。”马玲扫了姐妹们一眼，“要叫陕西人听见了，看咱没出过门，别把咱当猴耍了。”

太阳推开笼罩在天空的朦胧的暮色。带着对夜晚那美好的回忆。把羞

红的脸蛋露出地面的时候，火车窜出了山群，进入了关中平原。她们惊奇地看到了这没山没坡没草房的天外之天。

“啧啧，这狗日的关中平原天大的是一个天。”

“这要阴个天下个雨，没个十头八天怕是阴不完的。”

“我的大大，这地平得像一块大玻璃，真他娘的太平，连个坎坎都不见。一脚踢出去个皮球，保准能滚十几里。”

“也有不好处，你看这地方没花没草，没泉没鸟，到处都是高楼洋房，柏油大道，却没有个自然景色。你看他们没办法把花种在盆子里，没处放，放在那么漂亮的阳台上，真是看不到花草急猴了。哪像咱山里，到处都是花草，各式各样的花草，空气又好。”

“爷爷！这遍地的麦子连着天，密实得看不透根，难怪割一亩麦半百元，值得！”

“这么厚这太多的麦子，不是咱甘肃人每年下去帮忙，光指陕西人一年能割完个屁，他割呀还是运呀，碾呀还是种呀，不是咱甘肃人，每年非挣死驴日的不少人。”

中午十点，火车在一个叫茂陵的小站停下来，车上的麦客像一批增援一场决定大局战争的部队战士一样，乱箭齐发地从火车上跳了下来。

马玲和水妹带领姐妹们走出车站的时候，这才感到了世界的陌生，生天生地生街生路，举目无亲。白天哪里去，夜晚哪里睡，她们不少人心里都不免隐生出一种无名的畏惧和心慌。甚至有人就报怨马玲，起初就不该特地避开本村男人，以求独闯天下，来证实高崖村的妇女不是平处卧的兔。

世界并非那么复杂，那么可怕，当她们跟着人流来到麦客集上时，这里设有麦客接待站。由当地政府和工商、公安组成的工作人员，负责向麦客安排住宿，供给低价面食和协商场价。为了保证麦客的安全休息，晚上由公安人员巡逻站岗。

大量麦客的到来正迎合了众多心急如焚等待麦客人的心愿。把挣钱与抢收的两个急待解决的矛盾紧紧热情地溶化在一起。客主都在笑，笑的内容不一样。

马玲和水妹她们一个不剩地被一个种粮大户请了去。她们总算碰上了好运气，一连三天没挪窝，麦割得好累，钱挣得好喜。

四 山虎走运在西安 玲娟献身山虎恋

山虎的走运全在于他拼命地干活和他高中文化所表现出的才气与语言上的成熟，赢得了秦茂公司经理刘百万的赏识，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刘百万的女儿玲娟，她把爱的心灵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他挺拔的身躯和俊秀的脸庞，还有不断变换着内容的双眼，在她第一次接触他的瞬间，就使她因为他的帅而震撼。她饱满盈溢的青春激流，必须抓住他这条爱情的河床才能放荡奔腾。她是父母的独生女，母亲十年前因患肺癌而逝，未给父亲留下个男孩。她一直跟随父亲在省城管理工地，父亲把会计大权交给她掌管，虽然保险柜的钥匙由她看着极不顺眼的父亲的女秘书拿着，但她对于钱的数字却了如指掌。她什么都不缺，钱对她来说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她可以随意地大把大把地花掉，父亲从不过问，因为她是父亲唯一的亲骨肉。她知道父亲弄来个年轻美貌的女秘书是想借这女人为他偷偷生个男孩以续香火，而她在那个女秘书去年临产前几次B超检查是个男孩时心情惧怕不安。没想到那女秘书偏偏又未到月份而早产下个死婴，又是个女孩。这才免除了她在父亲眼里身价一落千丈的可怕的形势变化。她现在急需的是选择一位既有才气又有魄力的美男子，来和她共同秘密设计一步一步夺取父亲财政大权的计划，不使其落入女秘书之手。她经过一年多对数以百计的美男子的审视，她看中的，使她能心醉神迷的，正是这从甘肃远道而迟来的山虎。她每次停留在山虎身上的眼神，总是使山虎的心神沉浮在半是畏惧、半是爱慕、半是痴疑的不言之中。

由于玲娟的推荐正迎合了父亲的心意，山虎被调进了工具保管室，负责所有施工工具的发放和收回。山虎知道家乡的贫穷和本人的无财构成了

自己人格的卑微，不可挺胸抬头地对待任何一个人。他像一台新开动的电脑一样，必须准确无误地加速完成每天应该完成的所有工作程序。他在工作上卓越的表现，首先引起两个人的器重，最后也引起了第三个人的注意和沉重的思考，才引发了以后重要的故事转折。

小满后的夜晚没有了寒意，太阳白天拉长了时间，将热量散射给地面，炽热出一切庄稼的成熟结果，炙烤出一切生命感情的沸腾。城市的夜晚人潮涌动。人们都怀着不同的感怀在奔忙着，运动着。

玲娟换了身粉红色的连衣裙，画了口红描了柳眉，涂了香水，方便袋中装了宝鸡啤酒、虾米条、五香豆，月光下踩着自己跳跃的影子向工具保管室行进。

一圈缠浮于玲娟浑身的香水味连同她的玉体冲开紧闭的房门时，山虎那躺在床上的身子一跃而起。他那怯惧的面孔和玲娟含情的眼睛在一瞬间的对视后，就把对方的容貌装进了各自的心灵，而又不知道为什么就忽地装了进去。山虎的心跳因玲娟看似不以为然的镇静而降低了速度。玲娟随手关门，把山虎闷得呼吸加快，情趣陡然下降得如冰如霜，只有沉默没有言语。玲娟把啤酒和方便袋放在床头的桌子上，她坐在床边上瞪一眼山虎，以主人的姿态去嘲笑山虎那恐慌害怕的心境：

“胆小鬼，真像深山的松鼠见了人，想跑？跑不了！把那些食品掏出来，今晚你得陪我进餐。”

“曹是山民，更是民工，怎么敢和你一起用餐。又不是白天，让人看见了，曹有口说不清，若断了我的挣钱之路，叫曹怎么活。”

“你确实是个山民，是个穷山沟出来的穷民工。”玲娟尽量微笑轻松地，说，“可你知道吗，打你第一天踏进我家的工地，我就看中了你。可我看你不只是长得超标过人，更重要的是另外的一面。”

山虎以惊呆的眼光看着这位让他刮目的女子，心中琢磨着将要面临的是，是她想用欺骗的语言来使役他服务于她肉体的欢乐，还是她真心实意地想将他揽归于她，来完满终生的事业与爱情？但他心中不愿，水妹的情分他不想丢，也丢不了！玲娟将两瓶啤酒开了瓶盖，一瓶推向山虎，一瓶她搭嘴就喝掉了半瓶。她又随手推给山虎一袋虾米条，自己也撕开了一袋，边吃边说：